

史可法

全传

下册

史锡腾
著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目 录

上 册

- 第一章 左光斗古庠识人才 史可法诏狱探恩师/3
- 第二章 举功名卯辰脱颖 人仕林西北赈灾/82
- 第三章 迁户部实心实做 督仓储砥节奉公/155
- 第四章 史可法兵备安池 农民军奇袭凤阳/210
- 第五章 滁州城卢象升却敌 鄞家店张献忠得手/276
- 第六章 巡抚安庆开府六安 迎战清军勤王山东/332
- 第七章 丁内艰回京守父制 复故官赴淮督漕运/414
- 第八章 洪承畴失守松锦 史可法设伏庙湾/499

下 册

- 第九章 崇祯皇帝煤山自缢 大明江山寿终正寝/565
- 第十章 史可法驰檄勤王 吴三桂引清入关/634
- 第十一章 朱由崧南京登极 史可法扬州督师/700
- 第十二章 史可法理服翻山鹞 马士英强荐阮大铖/761
- 第十三章 史可法答书拒威逼 左懋第北行不辱命/836
- 第十四章 高杰睢州遭暗算 多铎孟津渡黄河/896
- 第十五章 豫亲王策马征江南 南宁侯起兵清君侧/959
- 第十六章 燕子矶热泪洒大江 梅花岭英魂寄青冢/1023
- 尾声/1095
- 后记/1101

下 册

第九章

崇祯皇帝煤山自缢 大明江山寿终正寝

1

清军退兵已经一个多月了，漕运已经恢复了正常，漕运总督府中的公务也像以往一样照常运转，整个淮安都恢复了平静，可是史可法的内心现在似乎还平静不下来。这段时间，无论是国家，还是他自己，都经历了太多的事件：张献忠屡犯江北，李自成横行中原，清军践踏京畿、山东……大明江山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，而士民百姓也生活在无止尽的战乱之中。虽然淮扬地区免遭兵火，但是他也未能为国家、社稷尽微薄之力，没能在勤王的过程中消灭哪怕是一小队虏兵。

其实机会是有的，清军已经接近了庙湾河口，只要再向前一步，就能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，可是他们却在这关键的时候调头了。即使敌兵逃窜，本来也可以乘胜追击，然而就在此时，上面的檄令却来了，居然让明朝军队停止追击，立即撤回，眼睁睁地看着虏兵携带着大量人员、财产逃跑了。更奇怪的是，尽管已经有一部分敌军陷入沼泽地带，被山东境内的明朝官军所围困，已成瓮中之鳖，最后竟也被上司莫名其妙地责令放归。

到了二月十七日，史可法也接到檄令，让他停止入援，使他彻底失去了打击清军的机会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为什么要那么迫不及待地撤军呢？这又是谁的主意呢？仔细查查，史可法所得到的檄令，竟然是兵部尚书，也就是他在安庆时的老上司张国维发出来的。

后来，张国维果然遭到科道言官的议处，为此崇祯下令逮捕张国维。当他在锦衣卫的押送下经过苏州时，当地老百姓哭着为他举行生祭仪式。张国维却安慰他们说：

“父老不必忧虑，我手中有周相国的手书在，就是他命令我放敌北归的。”

难道，这撤师纵敌的事其实是周延儒背后主使的？是啊，内阁首辅让他下令撤兵，他又怎么敢违抗呢？等到押送至京后，皇上果然免了张国维的罪，只是将他以“中枢不效，附和罪辅蒙蔽君上”的罪名罢官了事。当然，这些事实是一

个多月后才弄清楚的，史可法也是后来才明白了真相。而此时，他的内心总是有所不安，觉得这次撤师纵敌，放走清军，自己好像负有什么责任，但又不明白这些事自己错在什么地方……

正在他于公案旁检讨这段往事时，汪思诚兴奋地跑了进来，手中拿着一幅长长的笔墨未干的宣纸：

“大人，你看，这是刘先生为你写的诗句！”

刘城也跟着追了进来，边追边说：

“思诚，别瞎闹，大人正在有事呢！”

史可法将思绪移回现实，只见汪思诚已经将手中的宣纸放在了他的公案上。在这张雪白的宣纸上，以工整的楷书写着一行行的诗句，史可法仔细端详，原来这诗句还真是写自己的：

淮上行^{〔1〕}

我闻史大夫，我知史大夫，两年长城淮水上，百万杭米冀都输。轴轳尾随一北去，旌旗回指潢池徒，翻身骑马日杀贼，只今擐甲又驱胡。

奴酋屡入神州县，巾幗将军无一战。畿南东鲁尽飞尘，鬱州郑国危如线，公也义愤不可当，提戈祭纛整戎行。跃马尝先健儿走，茹荼同餐羸卒粮。

叱渡黄河不返顾，日被风沙夜霜露。壮气能教懦士兴，先声已向后实度。紫髯碧眼似知名，逡巡渐觅来时路。天生李晟为社稷，吐蕃回纥奔无处。

至今淮水流汤汤，风静澜安天与长，转漕又见万艘艘。

等到史可法看完，汪思诚在一边笑咪咪地问道：

“大人，咱们刘先生的诗句写得怎么样？”

刘城在一旁满脸通红地责怪汪思诚说：

“哎，在下只是随口胡诌而已，你却真拿到大人面前来献丑……”

史可法也怪不好意思地说：

“诗确实是首好诗，只是里面所涉及的人物与现实并不相符呀！你看，这次我们连‘胡兵’及‘奴酋’的面也没有见到就撤兵回师了，又谈何‘为社稷’，又有何脸面说‘吐蕃回纥奔无处’？”

刘城听到这话却不愿意了，反驳说：

“大人过谦了……不，应该是大人过虑了。实际上是，大人为了打好这一仗，一直在精心布阵，运筹帷幄。但是他们却临阵逃脱了，不是大人未尽力，而是机缘不好！再说，这上面的檄令，大人也不能不服从，这点就不要过多地自责

〔1〕 本诗集于刘诚所著的《二妙集·崑桐文集》卷四十一之中。标有下划线的“驱胡”“奴酋”“后实”三处词语，在原文中，已因躲避清朝忌讳被挖空，此处是本文笔者根据内容所臆补。

了。这段时间来，在下看到大人一直为国家忙前忙后，实在是有多感受，因而就有了想为大人写一首诗的意思。但是遗憾的是，在下的诗写得不好，没有将对大人的真正的仰慕心情表达出来。”

史可法还想说些什么，史书从门外进来向他禀报：

“禀大人，门外有人前来相报，大学士吴大人经过淮安，现在淮阴驿暂歇，说是想见大人一面，不知大人……”

“哪个吴大人？你说的可是吴姓吴相国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他……他何时到的淮安，怎么本官事前未曾听说？是来淮安办事还是由此路过？”

“这……这个小的未曾得知。”

“赶快备轿，马上到淮阴驿拜见吴大人！”

“是！”

半个时辰后，史可法在史书的陪同下，匆匆赶到驿馆，未经通报，就发现吴姓已经等候在门口。史可法抢上一步，走到吴姓跟前，拉着他的手说：

“老师，学生又见到你了！”

吴姓见到史可法，不禁热泪盈眶，他紧紧握住史可法的手，激动地说：

“道邻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自从崇祯四年西安一别，不觉十二年过去了。这十二年，虽然有书信往来，但因分地南北，一直未能见面。尽管如此，史可法时刻关注着他的动向。史可法大概知道，陕北赈灾以后，崇祯帝念他有才，让他巡按陕西。那几年，他数度为民请命，崇祯对他的意见奏无不允，足见对他的信任和重用。后来又迁大理寺丞，进左通政。七年九月，崇祯又特别将他提升为右佥都御史，让他巡抚山西。而他在山西巡抚任上时，也是向朝廷历陈防御、边寇、练兵、恤民四难，以及议兵、议将、议饷、议用人四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任三年，扼守住了黄河天险，使得陕西、河南境内的农民军被堵在黄河对岸，一直得不到进犯山西的机会。在晋四年，当地军民拥戴他若慈父，后来他因身体有恙才辞官归乡。十一年二月，他被起用为兵部左侍郎。十五年六月，又被擢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进入内阁，成了阁员，在皇上身边为国事而操劳。今日得以相见，真是想不到啊！乍一见面，史可法也十分激动，同时也发觉吴姓虽然才五十多岁，但怎么都觉得他苍老了不少，想必是这段时间操劳过度，或精神不爽所致。

二人在门口客气了一番，一同进入驿馆。史可法四下看看客房布置，竟十分简单朴素，甚至显得有些寒酸。他不禁赞叹道：

“吴大人身为相国、大学士，竟住在如此简朴的地方。不如就住到学生府中

去,让学生好好招待一下老师!”

吴甡摆手道:

“不必了,我这次只是从此路过,就待一天。见过道邻,明天就要走了。”

“啊,老师这次是去何处公干?”

“唉,谈何公干!老夫是被圣上削职了,这次是经淮安返回家乡。”

“削……削职了?不是圣上让老师前往湖广督师吗?怎么……”

史可法知道,就在今年三月,李自成连克襄阳、荆州、承天^{〔1〕},并于襄阳建立大顺政权。崇祯焦头烂额、涕泪俱下地命吴甡督师湖广。只是后来等了好久,也未见吴甡出师,据说是无兵无饷,难以成行。

“是啊,圣上让我前去督师,手中却无兵将,我疏请圣上拨精兵三万,好从金陵趋武昌,扼贼南下。可是圣上一心只想着湖北,看了我的疏奏心中不悦,将疏留中。我等无音讯,请求面见圣上。圣上说我所需要的兵太多,一下子难以召集。在此关键时刻,大学士陈演又在一旁说什么‘督师出,则督、抚兵皆其兵’,他明知下面的督抚手下缺兵少将,却暗示圣上不给我一兵一将,就前去出征。要知道,现在左良玉确实是兵强马壮,雄踞江汉,但是这个人如此跋扈,当年督师杨嗣昌九次檄令征用他的军队,他都敢一兵不发;就是他视若恩师的侯恂侯大人,在拒河救汴时要他出兵,他名义上愿意发兵三十万,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推脱之法而已……”

史可法点头赞同,他说:

“是啊,在那样的情况下,侯大人又怎么能拿得出三十万人的兵饷供给他?这种话,只不过是一个空头人情而已。”

“……后来开封被淹,圣上对侯恂大人救汴不及深感不满,这次估计侯大人也要丢官。我的手腕比不上杨嗣昌,与左良玉的个人私情比不上侯恂,又如何能节制得住他?若就此前去,岂不徒损威重!我当时只好回答说:‘次辅读书中秘,未谙军旅。臣请兵,正因为督、抚手中无兵。如此前去,等于让臣束手待贼,时机一失,便有不忍言者。’圣上听了我这番话,才令兵部速议发兵。兵部尚书张国维当时调度了总兵唐通、马科及京营的兵力共一万人归臣指挥,可谁知这都是空话一句罢了。原来这些军队当时正在北征抗清,说要等敌兵退后才能调给我。圣上也没有办法,只好让我再等一等。后来我一再催促,圣上还说:‘再等等吧,敌人退兵后,这些兵将就会立即集结,卿一人前往又有何益?’”

“这么一等,一个多月就过去了,正好周延儒也领命前去通州督师。他倒好,朝受命,夕启行,圣上对他大加赞许,臣见状羞愧难言。不得已,只好答应五月辞朝出师。走的前一天,圣上还命中官赐臣以银牌作为奖赏,谁知过了一夜,

〔1〕 即今湖北钟祥。

情况就变了，圣上忽然又下了一诏，谴责我逗留太久，命我停止出行。在此形势之下，我只好两次上疏引罪，皇上遂许我致仕返乡。”

史可法听了吴甦的介绍，唏嘘不已。一位清方正直、精敏忠诚、堪当大任的辅臣，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，也太令人惋惜了！只听得吴甦又说：

“我这次莫名获罪倒在其次，只是……只是正值国家危难之时，却不能为之谋，君恩未报，实在惭愧啊！”

史可法知道，吴甦是一位忠诚敢言、为国分忧的东林派人士，在天启年间，就因为上疏追论内侍崔文升、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献“红丸”一案，及弹劾阉党工部尚书姚思仁借修皇陵名义乘机卖官鬻爵等事，而惹怒魏忠贤等阉党，被削籍革职；到了崇祯年代，虽然官复原职，但也因敢说敢言，得罪不少人，在政治上几次沉浮。这次入阁为相，他与周延儒、陈演等屡有矛盾，又得罪了内侍，受排挤是必然的。他答应出师后，前一天崇祯皇帝还十分高兴，晋升他为太子少保、户部尚书兼兵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，并赐赏银牌，亲自劳军。可是仅隔一宿，突然反悔，定是有人在崇祯面前进谗言所致。只是史可法是个不善言辞的人，尤其是面临如此尴尬的局面，他更不知如何安慰这位老师是好。想了半天，才说：

“学生知道，当时朝廷几次命老师复出，老师都以病力辞，看来老师也不是留恋官场之人。既然皇上提前让老师回乡享受天伦之乐，又何乐而不为？好在老师的家乡就在淮安不远之处，学生今后一定常常去看望老师。”

“还是道邻了解我，我确实不是为了这顶官帽而难受。记得十一年以来，圣上两次起用我为兵部左侍郎，我一直因病难以赴任，几次力辞。第一次是圣上发怒，将我落职闲住，第二次也是实在推辞不下，才进京赴职。这次进入内阁，也并非情愿，但是一旦担起了这副担子，就是责任在身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有所建树才对。现在却是一事无成，就这样不明不白被革了职，真是让人难以释怀啊！”

“老师说得极是，学生都能理解。不过，现在国家、社稷如此多事，圣上过于着急，冤枉了老师也是情有可原。好在这件事还不是那么严重，老师遇事一定要拿得起，放得下才是。”

“是啊，老夫也只有这样安慰自己了！”

“学生的另一位老师，即大司马张大人好像这次也因纠获罪？”

“是啊，这也不能怪他。他升任本兵^{〔1〕}，恰逢清兵入畿辅，手下缺兵少饷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虏兵经过京畿撤退时，他檄令赵光抃拒敌于螺山，并无错误，谁知那些总兵未曾接战，就不战而逃，又与他何干？言官要将责任推在他的身上，被解职不说，还差点儿进了大狱，也是冤枉！”

〔1〕 即兵部尚书。

史可法听了连连点头，表示同意。只听吴牲又接着说：

“其实何止张大人一人冤枉，那赵光抃同样也是个背时鬼！听说赵光抃家中很富裕，捐赠了数万两银子为军资，换了个蓟辽总督当当，一上任就遇到这样的事。但是他也并非贪生怕死之人，比方在螺山一战，诸将都欲逃走，只有他赵光抃坐地不起，以死自誓。但是这些军队看似归他指挥，实际上个个飞扬跋扈，难以节制，又有什么办法？雷縠祚在弹劾范志完的时候也曾为他辩解，说他与范志完不同。但是皇上却说：‘志完、光抃逗留河间，独罪志完，渠服其心乎？’终于就将他与范志完一同下狱了。”

“听老师这么一说，这赵光抃确实是有些冤。”

“是啊。只有两个人，在老夫看来，怎么处置他们都不冤枉，将他们下狱也好，杀头也罢，都是罪有应得。”

“哪两个？”

“周延儒和范志完。正是他们两个，居然在皇上的眼皮下将皇上骗得团团转。他们撤师纵敌、谎报军情、欺君罔上，甚至贪污受贿。如此使贪使诈，于国于民都贻祸不小。有人题诗讥讽曰：‘敌畏炎熇归思催，黄金红粉尽驼回。出关一月无消息，昨日元戎报捷来。’说的就是周延儒啊！”

听了这一番话，史可法终于明白，当初张国维在杀敌有利的关键时候，为什么会发出“停止入援”的檄令了。

2

逶迤的汉江从西北方向流淌过来，擦着襄阳城的北面城墙而过，在东北角又拐了个急弯，直向南边的宜城方向奔去。在夕阳的映照下，襄阳城高大、厚实的城墙和阳春门的城楼倒影在流动的汉水中，红色的光和黑色的影融化在一起，形成奇特的波纹形曲线，使经过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得到黄昏前的优美和宁静。

不过现在的襄阳城内并不平静，就在几个月前，这个建立于汉代的府城，经历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变化：李自成带领着号称六十万的大军，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这座城邑，将襄阳改为襄京，在这座素有“南船北马、七省通衢”之称的古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，正雄心勃勃准备东进、西征，最后直取大明江山，将皇帝赶下宝座，好让自己来体验坐拥天下的感觉。

坐落在城东南隅的襄阳王府，也早已改换了主人，现在已经成了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府。经过几个月来的大兴土木，这里已经修建得像宫殿一般，李自成作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，已经在几天前入住。现在，他正在宏伟、宽敞的大

殿上，与自己的文武官员一起庆祝这几个月来所取得的丰功伟绩。

回顾以往，李自成不禁感慨万千。打从去年攻打开封未果，开封城被黄河淹没后，他与孙传庭、杨文岳、侯恂等所率领的官军在河南境内做了几个月的周旋，与他们也不知道打了有多少仗，虽然也有失利之时，但所打的胜仗还是比败仗多得多。就这样，击溃了一批又一批官军，拿下了一个又一个城邑。直到这年十一月，随着汝宁城^{〔1〕}被攻占，杨文岳等朝廷命官被活捉，豫西大片地区已经尽在他的控制之中。从黄河南岸，直到湖广边境，官军不见踪影，城邑尽被攻陷，官员非死即逃，老百姓前来投奔，起义军人数大增，进入河南短短两年多的时间，他的势力已经是今非昔比了。

在这段时间内，他不但壮大了队伍，还吸纳了诸如牛金星、宋献策、李岩等一批有识之人，聘请他们充当自己的谋士。在他们的建议下，他对自己以往的一些做法做了重要调整。如，对已占领地区不再弃而不守，而是每攻下一地，便留下一部分军队驻守和屯田，并派设地方行政官员管理；又如，不再让家属随军迁徙，而是把她们留在一些城镇定居，减少了家属给作战带来的不便，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；再如，改变了以前只重视武将，不重视文人的做法，选择大量有识之士充当顾问、军师和地方官吏……

最重要的是，他接受了谋士们的劝告，竭力改变起义军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，制定了严明的纪律，严禁手下军队抢掠民间财物、随意杀人和调戏妇女。他提出：“杀一人者如杀吾父，淫一女者如淫吾母。”因而，起义军所到之处，能得到当地贫苦百姓的拥护。当时在河南有这样一句口号：“杀牛羊，备酒浆，开了城门迎闯王，闯王来时不纳粮。”可见，这时起义军的形象在贫苦老百姓的心中要比官军好得多。

除了张献忠以外，此时其他农民军的队伍，如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等，均已经投奔到他的帐下，这些队伍加在一起，已经号称四十万，甚至六十万大军。这么多队伍驻扎在这里，河南这片土地已嫌狭小，再加上连年灾荒，粮食、物资都无法满足需要，在这里扎根，显然难以进一步发展。好在南边不远处就是湖广，那里素有“湖广熟、天下足”的美誉，是个盛产粮食的地方，夺取湖广作为基地，就是他的下一个计划。

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，李自成率大军由南阳进入湖北，矛头直指襄阳。此时，左良玉率领军队在襄阳、樊城据守。虽然他手下的兵卒也不算少，屯驻于襄阳一带的兵力就多达二十万，号称三十万，只是由于朝廷按名籍给饷的只有二万五千，超过名籍的粮饷全靠他自筹，要维持这二三十万队伍的给养，只好搜括当地百姓，当地百姓自然对他恨之入骨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他也不敢与李自成

〔1〕 今河南省汝南县。

打硬仗,当他得知农民军大兵压境时,便于樊城造船,准备随时顺汉水退走东南。不料襄阳百姓出于对他的愤恨,竟偷偷放火烧毁了他的这些船只。左良玉大怒,便下令抢掠民船,载运了军资、家眷先行出发,自己则率部屯兵樊城高地,设阵布防,准备阻击。也是因为当地老百姓对左军恨入骨髓,他们十分盼望李自成的军队早日到来,一听说农民军快到了,不少人是焚香顶礼,牲酒远迎。有的人更主动充当向导,带农民军绕过左良玉的设防,从白马洞口渡过汉水,绕到官军背后。在此情况下,左良玉只好拔营东遁,十二月初四日,起义军顺利进入襄阳。

消息传到荆州,明惠王朱常润、偏沅巡抚陈睿谟以及文武诸司相率潜逃。十四日,起义军占领荆门,十六日进入荆州,随即分兵连下枣阳、宜城、谷城、光化^{〔1〕}等县,而李自成又亲率主力向承天进军。

承天,即钟祥,原先只是湖广的一个县,是明兴献王朱祐杭的分封之地。由于明武宗朱厚照死后没有留下子嗣,又是单传,朱祐杭的儿子朱厚熜遂以武宗堂弟的身份入继大统,这就是历史上的嘉靖皇帝。嘉靖十年^{〔2〕},嘉靖皇帝将其出生发迹之地赐县名钟祥,取“风水宝地,钟聚祥瑞”之意,又将安陆州提升为承天府,将治所设在钟祥。钟祥的承天府与北京的顺天府、南京的应天府并称为明朝的三大名府,盛极一时。由于钟祥是嘉靖皇帝的“龙潜之地”,又是其父亲恭睿献皇帝和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显陵所在地,因此还设立了承天、显陵二卫,以加强防守。

崇祯十五年腊月三十日大年除夕,李自成大军打到了承天城外。他先攻占了位于城东南的显陵,将显陵享堂一把火焚毁。正月初一日,正是崇祯十六年的新年,承天在激烈的攻城战中失陷,在城中坚守的湖广巡抚宋一鹤、钟祥知县肖汉在巷战中不敌农民军自杀身亡,巡按御史李振声被俘,总兵钱中选也战死。

本来,拿下承天与拿下其他城镇也没有什么差别,最多也就是像当年攻破凤阳一样,将皇帝的祖坟毁掉,以泄心头之恨罢了。可是钦天监博士杨永裕的一席话,使李自成有了不少的想法。

那是正月初二日,李自成亲自带了大队人马前来挖掘显陵,意欲将明朝皇家祖宗暴尸于天日之下,以解心头之恨。不料挖了半日,那墓只缺了点儿边角,由砖石砌成的墓室居然难以撼动。就在此时,突然天空一声炸雷,地动山摇,将整个山谷撼动,接着就是长时间的电闪雷鸣,风雨交加。众人惊慌不已,纷纷趴在地上,心有余悸地看着李自成。李自成平时最信迷信,也不免害怕,思索了半天,才将手一挥,说:

〔1〕 今湖北省老河口市。

〔2〕 公元1531年。

“既然老天发怒，暂且让皇帝老儿就在这儿躺着吧！杨博士，可否为老夫解释一下，这雷电与我等掘墓是否有什么关系？”

杨永裕是朝廷派驻在显陵的钦天监博士，执掌定时、换时、报更等事务，此时刚刚归降李自成。听到李自成问话，他连忙跪倒在地，向李自成说：

“天星、天文，星度也。步占之法，以星为主，故曰天星。十有二辰，经天左旋，常度不移，不足以见吉凶；惟日月五星，行乎十二辰之次，纬天左旋，而日有薄蚀晕珥之变，月有盈亏朏朧^{〔1〕}之变，五星有盈缩圜角之变。故总言，日月星辰之变动，变动即所谓迁也，顺则为吉，逆则为凶，二者相参变矣。星土十二，土也。合而言之曰：九州岛星土之书虽无可考，然十二国之分野，载诸传记，灾祥所应亦皆可证。故大帅请稍等，待臣晚上为大帅观察星象后再预测凶吉……”

李自成不耐烦地说：

“你的这些之乎者也本帅听不明白，也等不了那么长时间，你若会算卦，就干脆……”

“臣会，臣会，臣愿意马上为闯王算上一卦。”

只见杨永裕从住处搬出一只红木匣子，从里面翻出三只龟板，先净手焚香，再闭目念念有词，最后将龟板向空中投了两次，前一次落在地下是阴、阳、阴，后一次是阴、阴、阳。

他扳着指头算了一阵，高兴地对李自成说：

“恭喜大帅，这次得到的是震下坎上卦，是个大吉大利的结果啊！”

“哦，如何大吉大利？”

“这震下坎上就是屯卦。‘屯：元亨，利贞。勿用有攸往。利建侯。’就是说，这一卦兆大吉大利，不宜出门，但宜建国封侯。”

“那么刚才的雷电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本卦是异卦相叠，震下坎上。震，表示雷，坎，表示雨，雷雨并作，兆环境险恶。刚才的雷电交加兴许与此有关。”

“那又怎么能说得上大吉大利呢？”

“屯，表征阴阳之气始相交接，从而险象环生。但它广大、通泰、贞坚，一切生机产生于艰难之中。这种卦象表明宜建国封侯，但是危险而不安宁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，问道：

“那么这墓，是能掘，还是不能掘？”

“追捕野鹿，没有充当向导的官员，意在追逐走兽。君子放弃那野鹿，知道深入山林会有危险，因而除此别无他法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让我放弃掘墓？”

〔1〕 朏：tiǎo，农历月底月亮出现在西方；朧：农历月初月见于东方。

“闯王明智，臣认为这个墓还是暂时不管它。此时最宜做的事情是称王建国，封官封侯，以早日君临天下！”

李自成听了心情大好，他说：

“好，老夫就依了你的话，停止掘墓！但是……至于称王建国，是否还早了一些？”

“不早，不早！如今闯王已经是万事俱备，甚至连东风也不缺，用不着再犹豫了……”

见杨永裕如是说，聚集在李自成身边的众武将、众臣僚一起在他前面跪下，众口一词，齐声劝进：

“臣等请闯王早日称王封爵，以君临天下！”

此时，李自成看到牛金星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，没有表态，心中有点不快，但也只好连连推辞，说：

“众将帅、众谋臣请起，本帅何才之有，怎敢称王！”

这时牛金星终于说话了：

“大帅本来就是紫微星下凡，是乱世之豪杰，如今已取得明王朝半壁江山。将来休说是称王，就是称帝也不为过！只是，自古帝王兴废，兆于民心。安官抚民，设将防边，才是大业之根基。因此，称王也好，称帝也好，只不过是名分，只有根基才是最为重要的。有了根基，就有了实力，有了实力，就能号令天下，到那时，这神州天下迟早都是大帅的。因此臣建议，大帅可以暂缓称王，倒是在我势力范围之中建立政权，巩固根基，方是当务之急。”

李自成虽然也盼望着能早早在中原称王称帝，但还是觉得牛金星说得有理，便否定了杨永裕的建议，只是决定，下一步要以荆襄为根本，将襄阳改为襄京，建设宫殿，设立奉天倡议文武大元帅府，自任奉天倡议文武大元帅，成为最高领导人。除此之外，在襄京还建立吏政府。吏政府中设丞相一人，以牛金星任之；下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政府，分别以喻上猷、萧应坤、杨永裕、邱之陶、邓岩忠、姚锡胤等投奔起义军的明廷官吏任各政府侍郎，主持各部政务，侍郎之下，还设有郎中、从事等佐贰官员。地方上也任命了各级官员。府设府尹、府同、府判，州设州牧、州同，县设县令、主簿等官，各级官员都分别颁给印信或札付。到崇祯十六年五月，襄阳政权管辖的地方，北至黄河南岸，南达湖南的澧州、安乡、华容，已经颇具规模了。

在军制方面，对重要将领授予不同级别的官爵名号，并将军队划分为担负攻城野战的五营和镇守重要城邑的地方军。李自成身为“顺天倡议大元帅”，为一品；以下为将军，分别是“权将军”，二品，仅田见秀、刘宗敏二人得此称号；“制将军”，三品，“果毅将军”，四品，“威武将军”，五品，由贺锦、张鼎、党守素、辛思宗、客可成、李友、任继忠、吴光义、刘芳亮、刘希尧、李过等将领获得。这些将军

领马步兵二百三十余队，人数据称有六百余万。下面还有六品“都尉”，七品“掌旅”、八品“部总”、九品“哨总”等。设立了政权的地方，李自成也部署将领统兵镇守。领兵防守襄京的，是左威武将军高一功、右威武将军冯雄；防守扬武州，也就是承天府、显陵的，是左卫都尉马世泰；德安^{〔1〕}、汝南、荆州、夷陵、澧州、荆门、汉川、信阳、禹州、郑州等地也各有亲信统兵防守。

三月里，襄京的宫殿改造完毕，李自成率政府各部进驻襄京。不过，李自成还有一番心事不能放下，那就是，自己虽然身为“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”，也建立了一支号称五营二十二将的亲军，但在这支队伍中有不少是不久前才投奔自己的各路起义军。除了张献忠还带领部下独立在湖广北方的蕲州、黄州、麻城征战，有西取汉阳，攻占武昌的企图外，其他派别的农民军如曹操罗汝才、革里眼贺一龙、左金王蔺养成等都已经归附于自己的帐下，统一听从自己的号令了。但是时间一久，随着各自实力的强大，他们还会和自己保持一致吗？

以罗汝才为例。此人别号称曹操，其狡诈多谋、反复无常也就可想而知。还是在崇祯十四年七月，由于与张献忠不和，罗汝才率领部众来到河南淅川，与李自成部联合。罗汝才虽然年纪比李自成大，却待李自成以兄长的礼节，以示尊重。联合之后，李自成善攻，罗汝才善战，两人相须如左右手，共同经历了项城、南阳、襄城、开封、汝宁等大大小小的战役。每次破城，李自成取其六，罗汝才取其四，倒也相处得很好。但是随着兵强众附，其势力越来越强大后，就有了些不祥的迹象。这次他被推为“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”，座次仅排在自己之后，但由于规定了他不得向全军发布号令，他明显有些不满。那天在承天显陵，牛金星不同意李自成称王，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后来，当牛金星私下将这个问题与李自成谈起时，李自成也大有感触。目前，罗汝才正带领部下在郢阳作战，但这么长时间了，除了人马死伤惨重，这个小小郢阳城还一直没有拿下来。据说他下面的将士在抱怨李自成，说李自成如何独断专行，如何排挤自己的头领；甚至还有传闻，说罗汝才有了归降朝廷之心，故而有意在郢阳城外久攻不下，好向朝廷献媚。这些消息传到李自成耳朵里，对罗汝才更有了猜疑之心。

其实，李自成对罗汝才的猜疑早就有了。崇祯十五年，他们共同围攻开封，李自成截获了河南巡抚高名衡给罗汝才的一封“复信”，信中说：

前接将军密书，已知就中云云。及打仗时又见大炮苗头向上，不伤我兵，足见真诚。一面具题，封拜当在旦夕。所约密机，河北兵马于九月初三日子夜由下口渡河，专听施行。

据说，这是高名衡使的一出反间计，信是假造的，送信时，也是故意让它落到李自成手里。但是李自成相信这封信里的内容，从此便对罗汝才有了防备。

〔1〕 德安府，府治在今湖北安陆。

有一次李自成举办酒宴，在桌子上对罗汝才试探道：

“吾与汝起兵于草泽，不自量至此。今当图关中，割土以分王。”

罗汝才当时喝得半醉，听了这话也没有怎么细想，就顺口回答说：

“吾等以横行天下为快耳，何专土为？”

李自成听后十分不悦。

再后来，军中有一个黄州人为罗汝才出主意：

“将军不是害怕有人私下用脾气暴躁的马匹来换你手中温顺的马吗？那么为何不在马身上烙字，以识别自己的马群呢？”

罗汝才说：

“好主意啊！就请你为我这么去办吧！”

此人将马匹分为“前”“后”“左”“右”四部分，并先烙了“左”的这一群。于是有人报告李自成说：

“罗营与左良玉暗通，他的马匹都在屁股后烙了‘左’字为号。”

李自成派人前去侦查，果然如此。他遂有心除掉罗汝才。

三月十一日，李自成以设宴为名，请罗汝才、贺一龙到老营赴宴。贺一龙就是农民军首领革里眼，由于与罗汝才关系甚密，加上认为自己的势力与李自成不相上下，因而常常不服其指挥。不久前，李自成命贺一龙东征，向德安、黄州、武昌方向进军，可是他到黄陂后就按兵不动了，只将左良玉的一些残余人马收编入自己的队伍，就返回了襄阳。更让李自成不能容忍的是，他一回来不是先来参见自己，而是先钻入罗汝才的大帐中，两人啰啰嗦嗦聊了半天。为此李自成恨得咬牙切齿，这次自然将他列入与罗汝才一起根除的名单。接到赴宴的邀请，罗汝才心怀疑惧，借故谢绝了这场鸿门宴；贺一龙却完全没有想那么多，欣然而至。酒席正酣之间，李自成打一个暗号，埋伏在左右的一群士卒突然冲出来，将贺一龙当场乱剑砍死，首先除去了一个心头之患。

次日清晨，李自成又亲自带领精骑一百余人来到曹营，说是重要事情同罗汝才商量。此时罗汝才还卧床未起，他不顾卫兵的阻拦，带人强行进入卧室，将罗汝才杀死在床上。事情发生后，贺一龙的部下及罗汝才的部下自然不服，发生了哗变，但李自成早已做好了准备，以大队兵马将他们团团围住，威逼利诱，七日后终于将乱军平定，并将剩下的队伍编入了自己的军中。

五月下旬，李自成又了结一桩心事，他派人领兵急速驰往袁时中的驻地河南睢州，出其不意地一举击破小袁营，袁时中被擒处死，部众除散去一部分外，都编入了李自成的部队。

袁时中是河南滑县人，崇祯十三年在开州聚众起义，十四年渡过黄河到河南、安徽、江苏等地区活动。由于河南原先有袁老山为首的矿民起义队伍，所以袁时中的队伍被称作“小袁营”。他于十五年三月归附李自成，可是不到一个

月，因与李自成交情破裂，便与督师侯恂联系准备归降朝廷。后来，在年底清军入侵山东南部、南畿北部时，还参加了对清军的抵抗。历史记载，袁时中先在鲁南实施救援鲁王的行动，后又尾追清兵来到海州。当清兵攻陷海州城时，他们与清兵进行了一场恶战，直杀得清兵躲入城中。李自成发觉他同朝廷有来往以后，曾经派人前去向他提出劝告。此时袁时中部仍然留在河南，李自成的主力已远在湖广荆襄一带，量他们鞭长莫及，奈何他不得，便把来人逮捕送交河南巡按御史，借以表明归降的心迹。这一切举动，激起了李自成的极大愤慨，便派人长途奔袭，除去了这一心头大患。

自此，除了张献忠外，其他农民军的队伍都已经归附于他的旗下，这一着棋为他在全国的农民起义军中统一号令，称王天下铺平了道路。今天，他在襄王宫中与文武百官在一起，除了庆祝新政权正式成立外，还要认真倾听众军师和众将领的意见，看在下一步行动中，应该采取何种军事方略。

首先发言的是丞相牛金星，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，说：

“我军现在有精兵六十万，又有河南、湖广这一大片物产丰饶之属地作为后盾，在军力上已经强于朱明王朝。再说，北虏刚刚退兵，北方的官军还没有喘过气来，中原一带左良玉又是望风而逃，加上最近张献忠又连克黄梅、广济、蕲州、黄州、麻城、武昌，朝廷现在是顾此失彼，难以周全。我大军完全可以利用此机会北渡黄河，引军北伐，先取河北，再抵北京城下，而后直接端朱明王朝的老窝。”

刚刚归降的杨永裕现在已是吏政府的侍郎，也以朝臣的身份接在后面发表意见。他说：

“襄京濒临汉水，只要建立水军，战船可以沿汉水、长江顺流东下，夺取南京。这样，就可以先以富庶的江南为根基，继而切断漕运，使明朝廷不战自乱，然后再进军北京不迟。”

牛金星反驳说：

“从汉水进长江，非要经过汉阳、武昌不可，可是杨侍郎大概还没有听说，张献忠刚刚在武昌建立了大西朝，那里已经是他的地方。到时候我军的战船通过武昌，就还要看他的脸色了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杨永裕无法应对牛金星的反问，但这时顾君恩站出来发言了。虽说他只是兵政府的从事，居于侍郎、郎中之下，比起牛金星的官位要低三级，但他足智多谋，一直在李自成身边当谋士，是李自成的亲信，在资格上要比牛金星老得多。崇祯七年春夏之交，李自成身陷陕西车厢峡时，正是他献计诈降，才让李自成逃出官军的重重围困，李自成一向对他十分信赖。在听了前面诸军师的建议后，他连连摇头说：